



科幻作家说——除了火星，我们还可以移民海洋

文·凌晨

一座巍然矗立在海平面上的钻井平台，正在紧张工作中，突然起火爆炸，平台随即沉入海中。接着，钻井隔水管和钻探管开始漏油，蔚蓝色的海洋上一朵朵的油花在扩散，渐渐变成油河，向远方流淌……

这是真实发生在墨西哥湾的原油泄漏事故，事故现场却像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场景。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海洋与太空，都是人类渴望征服的空间。然而，科幻文学和影视作品，似乎更偏爱太空，而冷落了海洋。

海洋科幻，熟悉而又陌生之地的想象

与数量众多的太空科幻作品相比，关于海洋的作品真是不多，这其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

这本写作于1869年的小说描述“鹦鹉螺号”潜艇在海底旅行的故事。潜艇从太平洋经印度洋，再走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一路见到许多罕见的动植物和奇异景象。这可谓是一部出色的“海底旅行手记”。“鹦鹉螺号”因此声名大振，美国甚至将它的第一艘也是世界上第一艘的核潜艇命名为“鹦鹉螺号”。《海底两万里》成书的年代，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第一次显示出改变天地的巨大威力，人类对征服自然充满信心。因此，儒勒·凡尔纳在小说中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讴歌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

然而，当人类的脚步走遍了七大洲，甚至开始勇敢地向着太空进军时，人类在海洋中

的深入却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我们的潜水艇最深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大约10975米，距离沟底还有将近1000米。但这条最深海沟的沟底并不是海洋的全部。对于占据地球表面积71%，平均水深约3795米的海洋，我们了解得还是太少。

我们对星空也了解得很少，但抬头就能看到，它虽然遥远却仿佛可以伸手触摸，容纳我们无穷无尽的幻想。但海洋对内陆的人来说太过遥远，无法想象有如此浩瀚的水体存在；而那些生活在海边的人，海洋又太过具体，带来的经常是灾难和恐惧，绮丽的幻想很难生存，更何况基于科学事实所产生的科学幻想了。

海洋文明，到底是何方“神圣”

关于海洋最多的科幻，是对海洋深处是否有智慧文明的猜想。如果有，那么这种智慧来自外星球，还是地球本土的进化产物？

美国科幻作家林肯·奇尔德的《深海风暴》就探究这个问题。故事中主人公对海底的远古遗址是否包含了亚特兰蒂斯文明的信息进行解析。在林肯之前，畅销小说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就就深海文明的问题写过一部小说《神秘之球》(有部同名电影，国内翻译为《深海圆疑》)。这部小说中，几位科学家勘测海底外星人的太空船，却发现那其实是300年后的美国太空船，虚惊一场。船体内部还有一个巨大而怪异的球状体，拥有着洞悉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强大魔力，它似乎能控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更糟的是，一

个不明海底生物也向实验艇发起了攻击。

近年来的海洋研究，证明即便是在没有阳光、高压、寒冷的深海，生命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但其形态和生活方式与我们熟悉的海洋生物迥然不同。深海与外星世界的隔阂，也许只有薄薄的一层纸。

因此，波兰作家史坦尼斯劳·莱姆笔下的《索拉里斯星》，即是异星球又是我们的本星球，稠密的大洋将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思想中融为一体。海洋的神秘体现出智慧的光芒，物化人类头脑中的隐私和邪念。

海洋孕育出地球上最庞大的生物，但也有极其微小的微生物，种群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比陆地上更为繁多。如果，史坦尼斯劳·莱姆真的猜对了，如果索拉里斯星的海洋是地球上的某块海域——地球上的海洋是相同的，一处发展出了智力，其他地区一定会被燎原的智慧火焰点燃，那会出现什么？德国作家弗兰克·施茨廷用真正的科学家当顾问，耗时2年的作品《群》中，大海有了智慧后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杀人。龙虾、鲸群、水母向人类发起攻击，布置在深海中的电缆被扯断……当海洋成为人类的敌人，人类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海底之国，未来人类栖息之地？

但海洋如此宽广，地球诞生不久便渐渐演化而生，曾经一度容忍了人类在其中的演化，怎么就不能成为人类未来的栖息地？

中国作家韩松就有探讨这种话题的一部作品《红色海洋》。在未来，核战争使陆地

生态系统全部毁灭。残存的人类用基因工程把自己改造成如同鱼儿一样的水栖人，同时把蓝色海洋改造成红色海洋，使之适应人类下海生存……《红色海洋》采用倒叙的手法，截取不同的历史片段，描写了人类下海生活前后的经历，展示了一幅复杂诡异、惨烈恢宏、令人扼腕叹息的未来人类寻求新生的命运全图。韩松的文章总是冷峻而悲观的，这一部长篇也不例外，种种奇特的想象中隐藏着对人类未来的忧患。

人类由于自身的生理构造无法深入海洋，尽管人类可以制造进入海洋的装置，但始终无法像进入太空那样自在。大多数人类熟悉的海洋生物都在浅海和中层海域，海洋的大部分地区，它们也像人类一样，既无法进入，也无法观察，是一个封闭幽深的奇特空间，充满种种未知带来的恐惧。

因而，一个海洋星球虽然能够吸引作家的兴趣，但他终究无法去完全描述海洋，他最终也只能描述这片海洋中生活的人类，这是他最熟悉也是读者最熟悉的生物，可以产生共鸣。而海洋，冰冷海水中的外星生物，如果和人类没什么关系的话，谁会去关心呢。《人海之门》，美国作家琼·丝隆采乌斯基的作品，讲述在一颗海洋之星上生活的女人怎样对抗来自外星星球的入侵者。海洋在这里，就是作为背景的存在。

2040年前，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陆地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点拥挤了。和移民太空相比，还是走入海洋更容易操作一些。对海洋的关注势必会增加。那么，也许海洋科幻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会多起来呢，我们期待着。

迪士尼曾计划重拍《海底两万里》电影，配图为该影片当时公布的宣传海报。

品幻录

中国的科幻是什么颜色的

文·李邺南

在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里，如果要给科幻一点颜色，一定首选蓝色。因为科幻的场景多使用太空和海洋，即便科幻的翅膀翱翔在时间穿梭而非空间腾挪之中，许多作者仍青睐外星文明或海底世界作为背景，使比较虚缈的时间变幻以相对易于描摹的空间转换来呈现。不过，对刘慈欣、韩松作品的阅读经验告诉我，科幻的颜色并非单调的蓝。

刘慈欣凭借受欢迎的《三体》，执当下科幻之牛耳。这部作品洋溢着一种浓郁的黑。文革受害者叶文洁周顾“三体人”中善良分子的警告，企图借“三体人”之手消灭已经堕落的地球文明。人类的生存之战，被自己人的手拉开了序幕。这本已足够“高级黑”了，但刘慈欣并不满足，他借小说人物之口提出“黑暗森林理论”，将“高级黑”进化到了“顶级黑”。按照这一理论，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了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被很快消灭。最好的办法是，一旦发现某个文明的确切位置，就不惜一切把它摧毁。这样做也可能导致一场同归于尽的悲剧，但却可以为自己赢得多活一日之生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作者说的是未来，指的是人类的过去和现实，可算把人类文明黑到家了。

韩松也有黑气冲天的作品，比如《乘客与创造者》就是如此。机舱中的森严等级和权力腐败，不正是现实的折射吗？无怪乎评论家说韩松创造的是一个“鬼魅中国”。不过，与刘慈欣的“黑”相比，韩松的作品还有一抹红，最典型的是《红色海洋》。

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书名中有个“红”字，而是小说中血淋淋的杀伐之气几乎要溢出纸面。翻看《红色海洋》，随时可能闻到一股血腥味。在书中，“人吃人”时不时出现，人既然成了历史的那样，文明的本意似乎就是吃人。和《三体》一样，《红色海洋》描写的也是“未来”，而照射的依然是现实，更何况，小说还把那注无往不胜、郑和下西洋等史事融入书中，与历史、现实交融的意味就更加强烈了。书中不止一次地写一首历史上吃人往事的歌谣：“炎帝黄帝呀，率熊黑虎熊之军，吃人无数；殷纣王呀，杀死姬昌长子伯邑考，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春秋霸主齐桓公呀，吃掉易牙献上的儿子，而那弄臣只是为表忠心；……民国十八年大旱呀，舅舅锅里煮外甥，女人锅里煮女婿……”在书中的“人族”“进化”或“退化”到从模样到行为都几乎不像人时，这首《吃人歌》却像一个古老的诅咒或梦魇，若隐若现地萦绕在读者人的心底。

我国科幻小说之所以五色炫目，或许与我们的文化科学不发达，对“人情”却吃得很有透有关。1902年，鲁迅就提出过，科学小说应“经以科学，纬以人情”。上个世纪80年代，科幻作家童恩正运用《西游记》这个大IP写了一部《西游新记》，唐僧师徒前往美国取经取经。小说对世风人情的深刻观照，至今读来仍令人叹服。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慈欣也好、韩松也好，正是接续了这一中国科幻的传统。

任何传统，其实不过是前人回应现实的智慧积淀，正因为如此，传统的改变，只能依赖于现实的变迁。如此看来，中国科幻还将继续“五色炫目”下去吧。

创视觉

住在火星上的日子



SpaceX CEO埃隆·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让人憧憬不已，荷兰一家机构又推出了移民火星概念太空服。住在火星上到底是什么感觉？别拦我，快让我做个白日梦幻想一下！

图片来源：NASA



中国科幻之炫目多彩，或许可以从一些科幻作品的封面中窥见一斑。

图片来源于网络